

2019, 我们最重要的

难忘每个开馆日

李焕龙

充满书香的2019年,从中心城区到各县县城,24小时服务的自助型、智能化“安康阅读吧”系列分馆相继开馆,那一个个充满期待与喜悦的开馆日,令人终生难忘。

时间刚入新年,全市第2个、年度第一个分馆,就于1月26日在东大街开馆。那天的开馆佳宾引人注目,既有分管副市长杨森、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杨海波及副局长王军、老城办副主任杨家成,又有读者代表、回民代表、社区代表和教师、学生代表。有媒体朋友提问,为什么涉及这么多范围?我认真回答,自安康首家阅读吧在兴安西路开放一年半以来,到馆人数突破15万大关,迎来了“书香之城”建设的大发展和新机遇,这是市政府决定“在中心城区建成20个24小时自助书房”的第一枝迎春花,为此,要感谢政府决策,邀请各级领导莅临指导与亲临见证。同时,这个馆主要服务回民群众、社区居民、周边师生,他们是主人,由主人开馆,天经地义!听了介绍,记者点头称是。当杨副市长宣布开馆,主人们持读者证或身份证依次进馆体验,由此结束了东关地区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历史。为此,杨家成副主任表示,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为老城辖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了新的路碑!

6月5日,天降甘霖,龙舟文化园、兴安门阅读吧于上午9时同时开放。这天的开馆佳宾,可谓阵容豪华。除了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省图书馆工会主席胡竹林,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黄秀玲等领导和专家外,我们特邀了“走进东大街阅读吧”征文大赛的组织奖、辅导奖获得者和成人组、学生组的城区获奖作者代表。为此,一位省级媒体记者提问,这样的开馆代表安排,出于什么考虑?我说,要建好遍布全市的阅读吧,需要

行政推动、专家指导,更需要各界给力、持续发力。为此,让“走进东大街阅读吧”的读者走进两个新馆,既是呼应,又是呼唤,希望更多的市民走进阅读吧,成为阅读者!

这一天,几乎所有媒体都传递了三条信息:一是本馆发布的东大街阅读吧入馆读者数据——“每月均超1万人次”;二是一位诗人头天晚上撰写的兴安门阅读吧广告语——“城门点亮阅读灯”;三是安康电视台一位记者当天清晨为龙舟文化园阅读吧写的抖音解说词——“一本书,一杯茶,一江多彩美景,一页书香人生”。

这一天,好多人的朋友圈以及好多自媒体,都在传递着一则趣闻:“龙舟文化园阅读吧有奖竞猜活动”的颁奖仪式。6月3日初夜,试灯之后图书上架,我们的职工和富华装饰公司的工人开始了连续40个小时的昼夜奋战。在此休闲的市民们欣喜地看到,汉江边的龙舟文化园有了新的文化景观——休闲景廊变身自助图书馆!拍照的,发圈的,此起彼伏。我们还在龙舟文化园的开馆仪式上,增加了颁奖典礼,为大家奉上了一份特别礼品——陕西省图书馆的数字阅读卡。

此后的时光,迎来了汉滨区两个阅读吧的先后开馆:7月30日,安康阅读吧巴山中路分馆开馆,11月30日,安康阅读吧五星街分馆开馆。

秋冬时节,安康高新区的阅读吧相继开馆,先是扶贫空间、生态文化公园、建民社区,继而是富家河、现代城、尚居花园社区,短短三个月,就有6个分馆迅速开馆。

其实,安康阅读吧系列分馆的每一个开馆日,都是力推全民阅读的进军日,都是建设书香安康的启动日。

这一年,我最难忘的

■ 王健春

2019年,这一年,是平利县实现脱贫摘帽的决战决胜年,在连续五次考核位居全省第一的成绩面前,我们依然忘我工作,从“红黄绿”到“总队长”、“三色”倒逼抓“清零”,探索出的众多经典做法相继成为党报党刊上最灵动的文字和央视最绚丽的画面。

这一年,我又扛过“双百三宣”文艺轻骑队旗帜,继续带领全县文艺工作者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增强“四力”提功力》,宣传脱贫攻坚工作,宣传一线扶贫干部,宣传脱贫自强标兵,我们采写的《心语》《晒太阳》《河对岸的村庄》《在那高高的山上》……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幅清新的扶贫脱贫精彩场景。2019,我们的文艺作品集就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这一年,我们的县刊《平利文学》“三多三好三条经验”被党报宣传推广,在市图书馆举办了推介研读活动,挂牌成立《汉江文艺》平利创作基地,诸多知名作家、学者到我县采风、调研。为纪念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我们联办了《我与政协》文学专刊,举办了书画摄影展;为展现长安镇发

展,讴歌长安人民,我们出刊了《古驿长安》文学专刊,让读者看到了《一千个长安》;为激励在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贡献的非公企业、社会组织,我们编印了《非公换彩党旗红》,凸显党建《春风化雨润无声》;为弘扬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精神,我们联合出台了《身残志坚扶贫工作励志故事优秀作品集〈筑梦路上〉》,让“那扇窗”更明更亮。书法家们在平利召开的秦汉古茶“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大会上,与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友人的互动,将书法与茗茶相融,国粹与国魂交织,使大会增色添彩。

这一年,平利的百姓自发传唱花鼓《感谢共产党》,表达崇敬热爱之情;平利的少先队员和孩子个个会唱《我是一个总队长》和《我的好爸妈》,一个是人小志气大,“扶贫本领强,我要使那贫困户,家家奔小康!”一个是小大人似地问候扶贫才回家的爸爸妈妈,“下村了一天多么辛苦呀”,懂事地让“爸爸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这是文艺工作者继创作《精准扶贫大地春》、《扶贫山歌

路上挑》和《扶贫豪情壮山河》之后,又一次尝试创作的儿童歌曲。脱贫攻坚,全县一盘棋,处处是战场,人人是主力,文艺轻骑兵和少年儿童团一点不含糊。

这一年,我兼任了平利县广佛镇香河村脱贫攻坚总队长,新华社记者采写我的《一纸扶贫情 满篇暖心事》,当天浏览量超百万;这一年7月1日,我手捧红彤彤的“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庄严地站在主席台。

这一年,老爸过了80大寿,步入耄耋之年,虽双目失明,但精神矍铄,兄妹在包联贫困村为他请了个认真负责的保姆;这一年,女儿大学毕业,硬是远离父母,自行创业;这一年,是我们十四口大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的第三年,获得这个至高无上荣誉的“掌舵人”——妈妈,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一直想写怀念妈妈的文章,可老下不了笔……

我是个随遇而安,容易满足的人。2019年网上传播的十大热词,我仅记住了三个:我可以。这个词于我来说,可能有解读岐义,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观照,或创作上的自勉,也许还有远方。这些只有我自己明白。如此而已。我已没有多少时间抱怨、厌世,甚至虚度。上帝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争分夺秒,我不能停下来。

这一年,到处都留下了我跋涉的足迹。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有些在路上,有些在纸上,有些在网上。

2019年,我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诗歌800余首,120件作品被收入31种选本,获国内征文奖60次。诗歌首次登上了《中国校园文学》《十月》《上海文学》等国内外120多家报刊,有了新的突破。

2013年从我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经过七年暗无天日,苦行僧一样地创作,基本实现了最初创作目标。今年,我将正式退休,加上有了孙子,遂有意放慢了自己的写作频率。

写累了,我就停下来,读读书。呆久了,我就出去走一走。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皆非我要的生活状态。

我放不下创作,放不下我的诗歌。作为一名诗人,更要站在潮头,为人民创作,为时代发声。如此,方为大道。

我想做一个信使,把当地文化传播出去,用我的诗歌。我走到哪里,约等于安康到了哪里。

在行走中提炼思考,于发现里呈现行走。

我相信,我可以。

9月中下旬,我先后受邀参加了由中国作协《诗刊》社和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组织的第三届“中国·泸州国际诗酒文化节”和首届中国·广东茂名“浪漫海岸”国际诗歌周。

在历史文化名城泸州,5个国家、28个省市近千位中外诗人欢聚一堂,研讨诗酒文化和新时代诗歌,我也努力把我们安康文化的符号,留在了这个万里长江第一城,甚至更广阔的空间。

这是一次文化盛会。泸州街头巷尾,几近家喻户晓。后来我写了一篇《人泸州记》,发表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然后又去了茂名。

这个南海畔的旅游渡假村叫“浪漫海岸”,也是国际诗歌周的主题。7个国家及国内80多位著名诗人出席了这次活动。活动安排紧凑,诗歌研讨,诗歌朗诵,诗歌殿堂揭牌,植诗入林,颁奖盛典,精致而有序,温馨且浪漫。

秋夜,窗外风摇椰林,海浪拍岸,令我夜不能寐。子夜,我写下组诗《今夜,每一粒沙子都在相爱》,第二天上台朗诵,后发表在越南《新中原报》。

出门在外的日子,每当诗友问我,我都会很自信地告诉他们,我是陕西安康人。在行走中走出快乐,走出健康,走出风景,走出美妙人生,这是多么惬意的事。

散步是身体的行走,阅读是文字的行走,交流是语言的行走,构思是内心的行走,朗诵是精神的行走,创作是灵魂的行走。

这就是我行走的2019年。明年,我依然不会停下来。我相信,我可以。

我相信,我可以

姜华

从坚持到坚守,每个岗位都是使命

■ 胭脂小马

是其乐融融。渐渐我对桃元村的村民,都心怀温柔与怜悯,也方知能尽绵薄之力也是上苍对自己生命如此宽厚的馈赠。

这一年始终是忙碌而难忘的,走在扶贫攻坚巩固成果的路上,走在文学活动采风的路上,这一年中华文学组建镇坪作家群、汉江文艺组建镇坪创作团队、中华诗词之乡正式授牌,形成地方文学研讨,这一年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也仿佛什么都在发生着,一些人或者事物,愈发深刻地走进生命,成为活着最重要的意义。

不知不觉中,在一个领域工作10多年了,从最初的只想通过刻苦努力完成自己的个人愿景,到逐渐意识到一个岗位赋予自己文化发展的使命和责任,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也因此变得如此坚定。工作中面对每一份文稿、每一项事务、每一个人,会下意识跳出自己的好恶,而只考虑于事如何有益。有时静下来一个人想想,如果因为自己的缘故,可以让一个区域某个领域的各项工作完成得更好,也是在这世上活了一遭的意义。

是谁说过,“这个世界最美妙的事之一,是在孤独中发现同类。”所幸在文学路上慢慢走着,可以邂逅和自己气息相通的同类。感触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去拜访一位朋友,看到我的书就放在他办公桌上,他信手拿起来笑着说:“放在这里方便,有时间了,就翻几页看看。”那一天我们工作似乎谈得不多,偏是闲事多聊了些,关于读书、关于社会、关于文学……离开时和往日一样淡淡告别,却如同在河边看到浅浅倒影,有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清澈印证。

从坚持到坚守,每个岗位都是使命。读到苏轼的禅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原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不由得会意。无需多言,只是点一枝崖柏香,在充满凡尘的香气里静憩体会,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过成良辰。至于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故乡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常回家看看

柯荣

“林儿,你到了没有?”

“刚下车!”我说,“晚上看不见路,风又大得很,你别来接我了,不太安全。”

在这之前我们是说好了的,到了镇上,爸爸会骑新买的摩托车来接我。冬天里出租车司机很少,再加上天气这么恶劣,打车就更加不容易。爸妈长年在家,自然要比我家清楚。爸爸说:“不要紧,你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半个小时后我就可以到了。”我正要说话,电话那头已经挂断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山风像扇耳巴子一样打在脸上,我第一次对黑夜充满着不断深入的劲头,因为就在黑夜的深处爸爸正在赶来接我的路上,想到这么坏的天气还有路况,心里就难受得紧。我一边赶路一边抽烟一边想着爸爸。第一次觉得香烟的好处,它的光在黑夜里明灭闪动,烟味若有似无地笼罩在身上,让人多了一种前行力量。这时候,整个冬夜就只有一人一烟一种担心和歉疚。在我抽完第七根的时候,前方拐角处隐隐传来灯光。我知道,是爸爸来了。

这种天气除了骑车接我的爸爸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人了。我看了看时间,24分钟。爸爸没有想到会在半路遇见我,怪我大晚上的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他说:“我说我来接你的,你这娃儿咋不听话呢,晚上看不见路又不好,要是踩到沟沟坎坎里了怎么办?”我笑了笑说:“没事啊爸,上学的时候走惯了,反正晚上也没事,就自己再走走,嘿嘿。”

“上车!走!”爸爸的语气有责怪有关心还有不容迟疑。

“我来骑吧,你歇会儿!”我说。

这么冷的天气,我看到爸爸的

双手还有脸颊冻得黑红,身上的衣服被逆行的寒风吹得紧紧巴巴。爸爸却不让,“不要紧的,你赶快上车,这么冷的天气,有话回家再说。”他用一边给双手呵气一边狠狠地揉搓耳朵,我看着这个样子,不忍心再犟,只能依他,过了一会儿我还是不忍,便又说:“爸,我俩还是换换吧,我骑一会儿。”

“不要紧,我再骑会儿,前面还有一段路不太好,我骑过去了再换你。”我说:“我俩还是换换吧,你这速度有点慢呐。”

我本来是想激他一下的。却不曾想,反而因为这句话,爸爸倒生气了:“还是我骑,这么冷的天气,路又不好,你又急得不行,骑得快,你好就好坐着吧,虽然我骑得慢,但是稳得很,安全。”

我说:“这么冷的天,你骑了这么久,冻的受得了吗?”

他没再答言,只是依然保持很平缓的车速前行。那晚到家已经快十点了,爸爸用了24分钟接到我,用了一个半小时把我接到家。回家的时候,爸爸把手放在妈妈早准备好的炭火上,慢慢烤了两三分钟才恢复知觉,但仍然冻得又粗又红,我把爸爸的手拿到手里反复揉捏,就像小时候爸爸捧着我的小手一样。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着摸着爸爸的双手,粗糙,厚实,茧疮满布,爸爸没有老去,只是岁月留下了太多的刻痕。我就那么反复地摸着,看着,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唯有真实的情感充盈其中。

妈妈笑我开始心疼爸爸了,我笑着打哈哈,眼睛却早已泪雾朦胧;每个人都有父母,每个人都有做父母的时候。父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我们又是如何对待父母的,我不敢再过多赘述,只是一再告诉自己,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